

论洛谢夫的美学理论及其主要特征

刘 锴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洛谢夫的美学理论是一个深邃而复杂的体系,体现了20世纪俄国宗教哲学固有的“整体知识”的理念和理想,力求达到对感性世界的完整认知。他的美学理论的建构借鉴和发展了西方人文思想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知识,也与他的一切人文科学理论,如神话学理论、语言学理论、现象学和辩证法、音乐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学思想等彼此贯通,而对一系列相关概念的分析和对界定是理解其美学思想的关键。

关键词: 洛谢夫; 美学; 象征; 表现

中图分类号: B83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A.Ф.洛谢夫(1893—1988)在俄国人文科学史上堪称一个传奇或一个神话。尽管命运多舛,九死一生,历尽坎坷,但他以对知识强大的直觉和穿透力、追求真理的良知,成为一个真正“人的象征”、“俄国(文化)鼎盛时代最后一位杰出哲学家”以及“俄罗斯精神传统的捍卫者”。他的学术视域异常广阔,包括数学、语文学、哲学、符号学以及史学,而且这些理论不但各自体系严谨,而且相互贯通,一脉相承;他的理论建树规模宏大,视野开阔,综合体现并发展了从古希腊开始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领域的科学方法和思想精髓。在众多的人文领域中,从古希腊时代起就孕生于哲学思想之中的美学是他的一个主要兴趣所在,美学理论在洛谢夫的创作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洛谢夫的美学研究历时60余年,所著述的古希腊美学史和研究著作卷帙浩繁。“在俄国和世界美学史上,洛谢夫的理论都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他是一个具有广泛的精神和智识视域的思想家。他能够把欧洲传统美学各个主要历史阶段,包括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及现当代的本质直觉和思想发现与20世纪美学意识探索,通过自己独特的现象学辩证法加以融合,从而展现了人类文化和生活中审美经验的现实性和不可超越的意义,并且为之找到了具体的解决途径和分析方法。”(B.B. Бычков 2009: 60)洛谢夫独特而强大的创作潜力使他的学说获得了整体性知识的特点,他的思考方式体现了俄国宗教哲学固有的“整体知识”的理念和理想。可以说洛谢夫的美学理论是一个对感性世界完整认知的体系,因此研究洛谢夫的美学理论不能不涉及到西方人文思想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知识,也不能不涉及洛谢夫博大精深的人文科学理论的方方面面,例如神话学理论、语言学理论、现象学和辩证法、音乐哲学以及宗教哲学和历史哲学思想等。

洛谢夫的美学思辨研究最初是从“艺术世界观的结构”和艺术的本质问题开始的。在19世纪20年代,他除了写作一些关于音乐和音乐剧的文章来记录自己所观看的戏剧的感受之外,作为Вл.Соловьёв的研究者,他还撰写了专著《体系美学研究》。直到1927年,这部

著作的第一部《艺术形式辩证法》才得以出版。可以说《艺术形式的辩证法》不论是就内容还是方法论方面都是美学理论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在这本书中，洛谢夫从现象学和辩证法的角度阐述了艺术的本质特征。苏联时期，从30年代起，洛谢夫无法从事纯粹理论的研究，因为他的学术方法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因此转向美学史的研究，并开始讲授美学学术史。60—80年代他完成并出版了8卷本的《古希腊美学史》。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资料占有量上讲，这部著作都是独一无二的。1978年出版了《文艺复兴美学》，期间也撰写了许多文章，包括为哲学百科词典（1960—1970）撰写的相关词条。从事学术研究60年来洛谢夫美学方面的主要著述有：《柏拉图的艾洛斯》（1916）、《古代的宇宙和现代的科学》（1927）、《普罗提诺关于数的辩证法》、《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主义的批判》（1928）、《神话辩证法》、《古希腊象征主义和神话概论》（1930）、《历史发展中的古希腊罗马神话》（1957）、《古希腊罗马音乐美学》（1960—1961）、《美学范畴史》（1965）、《符号问题和音乐艺术》（1976）、《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1978）等。在这些美学专论或学术史的研究中，洛谢夫的理论观点得到充分完全的阐述。

20世纪，人类的一切艺术价值都从不同的方法、层面、视角等得到许多阐释，也包括无尽释义的情况。在当今的后文化时代，先进的人文学科学家们所进行的美学等学科被神话化，而对艺术的具体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把当这种情况引入可以接受的正确轨道。洛谢夫的研究同时也暗示了艺术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每个时期都应该面对的问题。洛谢夫的主要理论著述不但提出了许多美学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也同时在他的著述中得到了及时解决。在《艺术形式的辩证法》中他开宗明义，指出这是适用于美学领域的抽象逻辑，其任务就是建立一个范畴体系，揭示艺术的逻辑构架。但这只是美学的一个抽象阶段，是第一个阶段，他认为“社会学”才是更重要的阶段，是“活的艺术的真正的原生力量”——洛谢夫早期的理论不论是神话学、语言学、名谓哲学大多涉及社会学的视角。

2 洛谢夫美学的古希腊渊源

《古希腊美学史》是俄国，也是世界第一部对古代希腊罗马美学进行全面、完备和系统研究的论著，因此对美学研究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洛谢夫始终认为，没有史就不可能有理论原则，他的研究正是依据美学思想史，综合借鉴了诸种现代美学理论的科学方法和论断。这个8卷本的宏篇论著对各个时期古代哲学中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深入论述，资料详实，观点独特——这得益于他方法论上的独特性。正如洛谢夫研究神话时不是单纯地论述神话本身，研究语言时不是单一地关注语言现象一样，洛谢夫对古希腊罗马美学的研究也并非局限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的美学观念上，而是结合社会进程和人文特征作具体而系统的历史分析。他把古代美学史的分期与古代社会的分期结合起来，例如通过对柏拉图美学思想的论述，洛谢夫得出结论，即以“形”的因素为核心的柏拉图的美学主要还是多神教的哲学，而作为古代美学最后一个阶段的新柏拉图主义各代表性派别之间又体现着浓厚的地域特征，同时也是与奴隶制封建化的不同形态相适应的。洛谢夫的《古希腊美学史》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哲学作为关于宇宙和关于作为宇宙整体一分子的人的科学，一定是论述诸种宇宙力量的最高表现，像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观念中的火、水、气、土和太一，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原动者。按照洛谢夫的观点，表现力就是内在理念和外在物质交融于一个独立的物像。因此客体的内在生命和它的各种主观体现方式的综合——就是美学”（Тахо-Годи 2009b: 63）。

西方美学开端于古希腊哲学思想，美学是古希腊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洛谢夫的哲学思想体系是以古希腊新柏拉图主义为基础的，同时，在他的对古希腊美学的研究中，神话哲学思想构成其主要内容。古希腊神话为其美学思想的阐释和展开提供了很好的范式和基础，甚至神话理论贯穿他的整个思想探索过程。在古希腊文明赖以产生的史前文化中，神话“占有特殊的地位，它起到解释系统的作用。它是史前人类的‘哲学’、‘美学’或‘科学’，

（人们）以神话的形态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人际关系、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关系等”（范明生 1999：56）。洛谢夫对古希腊美学的研究就是建立把美学、哲学与神话学视为统一整体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哲学、神话、美学是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思考的”。（А.А. Тахо-Годи 2009a：14）神话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就是“形”的体现，也就是抽象的思想在意识层面的体现。

古希腊美学¹体现了本体论的方向和理念。哲学的发展阶段相适应，通常把西方美学史发展分为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三个阶段，体现了三种基本原则。洛谢夫综合了这三种基本原则，创立了自己独特的美学理论。首先，洛谢夫本体地理解艺术的本质特点，在他看来，“艺术作品除了自身之外，什么也不表现；它除了自身之外不说明，也不象征任何东西”（В.В.Бычков 2009：40）。它是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足本体。而艺术的表现（形式）有三个基本特征：完整性、自足性和等同性。意义的直观性不是部分地，而是整体、充分、深刻地显现的。另外，艺术形式并不是像某些符号那样，把观察者引向位于某处的某种现象，而是把这种现象的直观性完全地包含于自身之中。也就是说在一切有意义的现象之中都潜在地包含着它“同等完整的体现”，他称之为“原型”（类似于“原始状态”、“原初形象”等），在艺术作品的创造和理解过程中不断进行着具体艺术形式和这个原型的比较，但是这个原型正是存在于这种艺术形式之中，潜存于被表现的有意义的现象之中，实际上它正是艺术作品的目的，就像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要代表普罗丁当时所说的“内在的形（эйдос）²”，拜占庭圣像崇拜者斯图底的德奥道罗所说的圣像“原型”（первообраз），或东正教所说的“圣容”（лик）——德奥道罗认为，在基督的圣像中甚至比面对耶稣基督本人所看到的“原型”体现得更加清晰。这里所说的是一种理念的“原型”，它在艺术作品之外存在，只是在其中得到更加一致的体现。

新柏拉图主义起源于公元3世纪，是古希腊文化末期重要的哲学流派，一开始作为一信仰，新柏拉图主义曾是基督教的对立，但自从圣奥古斯丁把新柏拉图主义的某些思想引入基督教神学，这一流派开始对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产生重要影响。在这方面可以说洛谢夫超越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概念而去直接谈论只在艺术作品本身才有的意义，从而直接触及到作为美学现象的艺术本质，来揭示艺术创作和艺术感受中深刻的辩证法。在对艺术本质的辩证论述中洛谢夫切割出一系列的二律悖反的概念，如动与静、意识和无意识、自由和必然、主体和客体等。洛谢夫艺术形式学说的根本概念是思想和形象，二者之间多维的相互关系派生出现象的宏大体系。这个体系又在概念层次上形成自己的诸多美学范畴。这样有助于把美学中经常遇到的障碍、自身传统的美学范畴以及与艺术相关的概念整合于同一个体系中。建立在古希腊哲学的“形”之观念上的美学和艺术的遗产³是洛谢夫理论的主要特点和学说基础。

3 洛谢夫美学与象征

象征是洛谢夫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理解其思想本质的关键词。他在许多著述中都对象征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界定。在《象征问题与现实主义艺术》（1976）一书中，洛谢夫区分出与象征相关的11个范畴，并且把这些范畴与自己理论中的象征概念做了科学的对比。另外一个对象征概念深入剖析的重要著作就是他的《名谓哲学》，洛谢夫把名谓、能量、象征这些概念的本质在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划定了明确的界限。同时这些概念的表现力、高度概括性和可理解性又确立了上帝和世界之间稳定的联系，肯定了世界之中的神性存在。洛谢夫的整个象征理论是建立在神之名（Имени Бога）的强大表现力之上的，而基督教本身就是象征主义，它完全属于心智和精神的领域。洛谢夫认为，这个神的名以及神的能量范畴是象征性的，因为象征的突出特征是富于表现力，具有实在性和神性智慧（софийность），它是一个具有本体意义的概念。在基督教中，象征是精神和物质在思想中的一致，大地和肉体在其中并不是如它们所是的那样，而是通过变容和救赎的过程来加以证实的。因此在信仰之中只有象征是可能的，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象征的物质体现。在洛谢夫那里，象征被分为创造的和本体的，由此创立了他所谓的象征的层级理论，而第一级的象征

是深植于神性存在之中的非人所能创造的象征。洛谢夫认为，只有象征主义能把现象（类似于胡塞尔学说中的现象，即被悬置的“纯粹意识”）从一切主观的幻想主义和盲目的物质崇拜中解救出来。（А.Ф. Лосев 1990： 94）这正是他的《名谓哲学》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在德文版的《艺术形式辩证法》前言中，德国学者哈尔特说：“洛谢夫的普通美学理论，作为一种艺术表达的理论，是建立在自己的名谓哲学基础上的，名谓哲学中，词语或名称对于一切其他表现方法来说起到聚合模式的作用”（В.В.Бычков 2009： 32）。在这部著作中他直接阐述了名谓与象征、神话、个性的关系：“绝对不可再分的点——本质体现在自己的‘形’中，‘形’体现在神话中，神话体现在象征中，象征体现在个性中，个性体现在本质的能量中。还有一步。本质的能量体现在名谓中……名称就是合情理地表达出来，象征地成为某种确定面貌的能量。”这样，名谓在这个逐级显现的体系中成为一个终结阶段和本质的完美面貌。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洛谢夫理论中象征的本质，而且可以看出他的理论中的象征概念与作为文化潮流和文学流派的象征主义中的象征概念的区别和联系。洛谢夫的象征与俄国象征主义文学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世纪之初俄国的象征主义运动不只是一个封闭的诗歌流派，而且象征主义诗人广泛接触到像弗洛连斯基、艾恩、布尔加科夫这样的哲学家，因此这些人的诗人或哲学家身份也是自由划分的。在建构自己的美学理论时，洛谢夫借鉴和总结了俄国象征主义者的美学经验，指出象征作为重要的美学范畴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没有象征这个范畴就谈不上是美学和艺术理论。

20 世纪初理性主义的危机首先体现在文化中，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以及那些所谓的“生活哲学”以及现象学等学派的代表们应运而生。而在俄罗斯，这种理性的危机体现在它的宗教哲学以及象征主义、颓废派的创作和思考中。洛谢夫也受到理性立场两重性的困扰，也许也决定了他的悲剧。人不等于理性，但是没有理性人又是什么？他从柏拉图主义的立场来理解理性并非偶然。柏拉图的教父学传统认为，智慧高于灵魂。理性对于洛谢夫来说是自我认知的极限，理性高于一切逻辑，而理性和非理性、宇宙和混沌之间的界限，人应该和能够把握的界限对他来说是最大的问题。最后洛谢夫把这些理性的哲学科学分析归结到对于基督教文化来说极为传统的对艺术创作的理解，就如同中世纪的圣像画家和作家认为自己是神的力量所掌握的中介者——这恰恰与俄罗斯 20 世纪的象征主义宗教美学的代表们极为相通。不同的是象征主义者和宗教思想家们关注的是审美现实的宗教本体论层面，而早期洛谢夫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艺术的现象学层面。这也导致他把艺术视为透过个体现实性的棱镜，即通过整个人类个性灵魂——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接受主体——的一切审美经验的精髓。艺术是人本身一种独特的、个性化的创造性认知方式，通过它可以达到对存在、现象和对象的认知。因为不论艺术描写了什么，它总是要描写人和人的心灵，根据心灵的这种体验的客观性可以透过个人色彩看到艺术作品的本原和深层。他认为，艺术是引起我们对世界的深层认知的东西。

年轻的洛谢夫之所以喜欢索洛维约夫哲学、象征主义者的思想以及白银时代许多思想家的宗教探索，主要是缘于早年向他打开的音乐世界，他透过音乐性和形象性来考察艺术的认知层面——这是他深入存在之本原的唯一可能。根据洛谢夫的理解，音乐和形象，就如同象征一样，构成了一切真正艺术的基础——他早期对音乐理论和美学的兴趣正是由此而来。在德国浪漫主义者之后，他看到纯粹艺术经验的体现和审美经验的精髓。一个人在艺术中会更加深刻地理解自身，瓦格纳和斯克里亚宾的音乐令洛谢夫感到振憾。他甚至在对音乐美学的研究中把音乐作为数的逻辑加以分析，指出音乐本质的二律背反性和其神秘能量的宗教源头。音乐在年轻的洛谢夫的理解中，是一般语言难以表达的纯然的世界本质，其中象征地传达着存在的深层特征，它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混乱世界的根本变容。他特别关注了民间音乐，在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的《雪姑娘》中看到民间音乐的最高成就。音乐标志着宇宙本质的灵魂，是存在和主体性的内在生命的独一无二的表达，体现着它们内在的一致性。年轻时代他

这样看待艺术的本质，后来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下，他发现音乐这种存在本身还只是理性的普遍遗觉原质中的一个瞬间（А.Ф.Люсев 1990：481），这导致他从20年代末开始转向从现象学辩证法的角度研究普遍的艺术哲学和美学理论。

4 洛谢夫美学理论的现代性原则

洛谢夫的博大源于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博大，而洛谢夫的精深则得益于当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和俄国本土唯心主义哲学和心智的滋养。在俄罗斯本土的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如尼·别尔嘉耶夫和索洛维约夫以及具有深刻宗教哲学思想的象征主义文学理论家那里都有关于美的本质的论述，但这些思想大多带有神秘主义神学的性质，如别尔嘉耶夫认为，“宇宙之美是世界过程的目的”（Маслин 1995：639）。洛谢夫的思想虽然受到拜占庭神学家格利高里·帕拉马斯宁静主义的影响颇深，但他仍能运用严整科学的理论方法对美学本质进行思辨，这方面应该是受益于黑格尔、谢林和胡塞尔的影响。在洛谢夫早期的著作中，他的美学观念与德国古典美学原则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方法，可以“保证我们走向事实本身（意识）的可能”，被称为是“科学的科学”，是人类意识的科学（朱立元、张德兴 1999：394）。继胡塞尔之后，洛谢夫试图在一切物质自身，在它们不变的“形”、它们的意义之中来揭示社会现实领域的本质，即用现象学的眼光来深入考察物的本质。

在1902年所写的一篇论文《作为表现科学和普通语言学的美学》中，洛谢夫把“表现”（выражение）作为一种理性之外的直觉认知，“每种真正的直觉，或每种真正的观念同时也是‘表现’”。“表现”是一种独特的、理论性的，也是直觉性的精神活动，在克罗齐那里，它是和艺术形式相一致的。“克罗齐的美学是精神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研究的是作为精神活动最基本形式和出发点的直觉活动，美学就是关于直觉的科学。”（朱立元、张德兴 1999：10）另一方面，“表现”也是语言学的对象，至少是它的一部分，因此又可以把这种认知提升到语言哲学的高度。按照克罗齐的观点，美学和语言学不是两个单独的学科，而是同一个学科，因为二者有着一致的对象——“表现”。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语言学是一个哲学学科，应该和美学融为一体，而实际上它也正在与之完全融合。无独有偶，胡塞尔的现象学也十分强调语言研究对哲学逻辑研究的重要性，这是当代美学理论“语言学转向”的一个表征。洛谢夫推崇美学的语言学视角，但他依托自己的名谓哲学、词语和象征的哲学以及经过缜密思考的方法论所得出的结论则走得更远。洛谢夫的美学观虽然与克罗齐相近，但在对“表现”以及审美性本质的理解上完全不同。对于克罗齐来说，更为重视审美事实的认识论方面，他把“表现”作为直觉的认知。而对作为基督教的新柏拉图主义美学理论最后一个代表者洛谢夫来说，更加突出的是本体论方面，同时也体现了现象学辩证法原则。

“表现”系列的基本概念体系在洛谢夫那里是依据新柏拉图主义的由点、第一实在或本质发散的原则拆分的，这些概念包括“形”、神话、象征、个性、本质和名谓的能量。或许这个体系和新柏拉图主义的不同只在于，强调的重心从经典的本体论转移到现象学和辩证法的逻辑上，也就是说转移到纯粹概念体系上，这些概念的某些变体和更加强烈的二律背反属于教父学的遗产，早期洛谢夫视其为辩证法的方法。在辩证法的第一阶段洛谢夫打乱意义领域相互制约的范畴体系，如存在、静态、运动、一致、差别等，然后借助这些概念来解释遗觉表达系列中的主要范畴，他同时也把这些范畴视为是本体的和审美的。借助自己的现象学辩证法中一系列动态的悖论他得出“形”得以形成的清晰画面——他认为“形”就是表现出来的本质。“形”的这种形成或多层次的体现在异在的领域会产生表现的原生力量，没有这种原生力任何意义向意义之外层面的运动都是不可想象的。与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发散（эманация）不同，洛谢夫不断强调的正是本质“析出”（выявление）的整个过程及其纯粹的富有表现力的特性，以及每个阶段“富于表现力的瞬间”。这样，洛谢夫把基本概念界定的整个体系建立“表现”的样态之上，对“表现”这一样态的理解和详尽描述就成为《艺术

形式辩证法》的研究对象。

5 结束语

洛谢夫把美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一个独立的，直接关注人的感性知识的领域。早在 20 年代洛谢夫就率先提出美学的问题，并界定的美学概念的意义范围，他指出，美好的东西绝不是具有审美意义的事物，审美的概念更加宽泛，它包括崇高、低俗、悲剧和喜剧，美好的事物只是审美对象的一种，另外美好的事物也不能等同于艺术。艺术作品是创造的实现。具有审美意义的事物只是指应该以艺术加以体现的东西。艺术是实现了的审美，但艺术中绝不仅仅是审美。他认为审美性是美学的主要范畴，而表现和富于表现力的因素构成审美性的基础，他视其为“某种对象性感受的存在”，这种存在处于作为物质世界统一对象的经验现实和思想现实的中间地带。在洛谢夫看来，世界充满了思想和意义，而且一切思想都应该有其外在体现，有其体现的方式，他的美学理论探索正是由此展开的。他认为世界不仅可以通过概念逻辑地加以认识，而且它可以以神话象征的形式使其思想最大化地体现，这就是说可以审美地认识世界。美学的对象就是“形”之体现的逻各斯。通过胡塞尔现象学、独特的象征理论和辩证法方法，洛谢夫打通了哲学美学理论和语言学、神话学、历史学、文化学研究的壁垒，使之成为一个贯通的科学体系，从而达到对于与人类精神生活、历史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核心问题的本质认识。

附注

1 美学观念虽然存在已久，从古希腊时就成为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直到 1750 年鲍姆加登才首次发明并使用“美学”一词，也就是说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以来只有两个半世纪的时间。

2 形, эйдос, 希腊语 eidos (外貌, 形象), 是古希腊文学和哲学术语。最初意指“可见的”或“可见之物”, 渐渐获得深层含义, 指“抽象事物的具体显现”或“思维中的物质实在”; 概括意义就是客体的组织或存在方式。中世纪和现代哲学中是指阐释某个概念最初语义的范畴结构。

3 遗觉, 是建立在“形”之概念上的一个心理学术语。

参考文献

- [1]Бычков В.В. Эсте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А.Ф.Лосева[A]. Институт философия РАН. Философия России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20 века А.ф.Лосев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А.Тахо-Годи и Е.А.Тахо-Годи[C].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9.
- [2]Лосев А.Ф. История античной эстетики последние века, книга 1[M].Москва: Искусство, 1988
- [3]Лосев А.Ф. Из ранн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M], Москва: Правда, 1990.
- [4]Тахо-Годи А.А. Основные вехи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А.Ф.Лосева[A]. Институт философия РАН Философия России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20 века. А.ф.Лосев,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А.Тахо-Годи и Е.А.Тахо-Годи[C].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9a.
- [5]Тахо-Годи А.А. Драма мысли и драма жизни в «Истории античной эстетики» А.Ф.Лосева[A]. Институт философия РАН Философия России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20 века .А.ф.Лосев,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А.Тахо-Годи и Е.А.Тахо-Годи[C].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9b.
- [6]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словарь) [Z],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М.А.Маслина, Москва: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5.
- [7]朱立元 张德兴等. 西方美学通史·20世纪美学(上)[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 [8]范明生. 西方美学通史·古希腊罗马美学[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On A.F.Losev's Aesthetic Theor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LIU Kun

(Centre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Losev's aesthetic theory is a deep-going and complex system, embodying the ideal of "absolute knowledge" inherent in 20th century Russia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nd trying to learn the perceptual world completely. Drawing on Western humanities'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he syncretizes all his achievements in areas like mythology, linguistics, dialectic-phenomenological method, philosophy of music,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ology.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all related notions is the key to his aesthetic ideas.

Key words: A.F.Losev; aesthetics; symbolism; expression

基金项目: 本论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A.Ф.洛谢夫的神话哲学美学思想”(10YJAZH049)的阶段性成果,受到教育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基金资助(“A.Ф.洛谢夫美学思想研究”12JJD870001),以及2012年度黑龙江省高等学校青年学术骨干计划项目支持(“A.Ф.洛谢夫的象征美学理论研究”,1252G044)。

作者简介: 刘锬(1971—),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与宗教文化、哲学美学。

收稿日期: 2012-03-12

[责任编辑: 刘 锬]